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 西方主義

敵人眼中的西方

伊恩·布魯瑪

阿維賽·馬格利特 著

Ian Buruma/Avishai Margalit

林錚顛 譯

本書入圍

2005年歐威爾獎的決選書



讀過薩伊德的經典之作《東方主義》，不可不讀《西方主義》

對西方的刻板描述——聚斂錢財、沒有靈魂、無道德、冷漠無情、傲慢、唯物主義、無根和機械性。

「邪惡的西方」vs.「聖潔的我們」，影響之深已遠甚東方主義。

# 西方主義

## 敵人眼中的西方

---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 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  
◇ 阿維賽·馬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著  
◇ 林錚顛 譯



## 各界好評推薦：

◆有關兩個世紀以來的反西方思想極富啟發性的研究……目前的伊斯蘭激進份子是否會……順應現代性是我們時代的大問題。布魯瑪和馬格利特並未冒險提出一個答案，不過他們引起共鳴的研究顯示了，不論最後發生了什麼，都將會以一齣長久和暴力的歷史劇作為結束。——約翰·艾肯柏瑞（G. John Ikenberry），《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已過了兩年多，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事件仍然無法理解……《西方主義》，是一個簡潔、優美、具有挑戰性的嘗試，企圖將攻擊者歸於一貫的意識型態和把它置於歷史的脈絡中。作者對廣泛的社會與文化，以及集體的記憶、罪過和報應問題等等難以應付的綜合記載，在分析上做了極大的努力。……作者們的創新是把目前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視為一種拒絕西方價值的表現，而此一價值的產生可以回溯到啟蒙運動

的時代……它的洞察與它所做的連結具有啟發性，且有助於顯示介於西方和它的敵人的差異，並非始於今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有關一個應該受到學者以及同樣關心它的人要嚴肅對待的論題，這是一本重要的書籍。——《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我們急需像布魯瑪和馬格利特先生，這種能向我們顯示我們對誰而戰、為何而戰的作家。——《紐約太陽報》（*The New York Sun*）

◆伊恩·布魯瑪和阿維賽·馬格利特……在他們傑出的小書中……提出一些極好的思考……《西方主義》一書在描述有關反西方的意識型態與政治力量之有害的融合上，非常出色。——麥克賓·湯瑪士·歐文斯（*Mackubin Thomas Owens*），《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

◆《西方主義》是本寫得非常好，又有價值的書。它對東方的看法表現得相當公允，而且在了解為何今天的世界看起來和冷戰結束時竟如此不同，在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埃德蒙頓日報》（*The Edmonton Journal*）

◆如此豐富的洞察，讓心神徘徊在每一個句子上。——《美國日報》（*American Daily*）

◆伊恩·布魯瑪和阿維賽·馬格利特先生在他們精緻、博學的小書裡所建立的關聯，是引人注目的。有關那驅策我們的死敵的思考習慣，他們寫了一本有用的入門書……精確且公正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一部博學又精緻的反西方情緒的歷史作品。——珍妮芙·霍華德（Jennifer Howard），《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西方主義》之論述令人信服，並且回應了有關反恐戰爭左派的空話與右派的偏執。——馬克·赫曼（Mark Herman），《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原創兼具洞察力……作者們顯示了反西方的敵意，不只受到西方思想的刺激，還受到他們失敗的影響……強有力且引起爭論的。——保羅·何蘭德爾（Paul Hollander），《國家利益雙月刊》（*Nation Interest*）

◆對於隱藏在似乎不可理解的野蠻行為之後的根本原因，做了一個大開眼界的檢視……這本書雖薄，但啟示是厚實的，洞察是豐富的。——湯姆·豪松（Tom Hawthorn），《溫哥華太陽報》（*Vancouver Sun*）（加拿大）

◆一本引起廣泛討論和引起爭論的書……引人注目。——班哲明·富利蘭德

(Benjamin Freeland) · 《日本今日報》(Japan Today)

◆精緻的文章，有關它的核心訊息，如同表現在以下這些看法中的，尤其具有價值：「中產階級，通常是文化修養低的、不英勇、反烏托邦性質的自由文明，可以使得它難以自衛。……威瑪共和沒有垮台，只因為有著納粹的暴行、反動份子的愚蠢、軍事的野心，或者如同（法西斯理論家）所確切表達的爭論。而它也垮台了，因為太少的人準備好來保衛它。」——艾米爾·塔赫里（Amir Taheri），《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令人深思的……《西方主義》顯示了在激發賓拉登和他的追隨者的那些想法中，並無新鮮的或者特別是屬於伊斯蘭教的。——山姆·米勒（Sam Miller），《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al Supplement)



◆在所有知識與道德的混亂中，伊恩·布魯瑪和阿維賽·馬格利特機敏地提出「西方主義」的概念……這本書雖短卻不流於膚淺。作者們論證出，雖然在「東方」的知識份子傳統中，反西方的偏執有著長久的歷史，但是它卻是生根於非穆斯林和非東方的思想裡……《西方主義》值得研究，因為它提醒我們，在自己的堡壘中，曾有多少我們社會的自殺被鼓吹，以及這樣的鼓吹又有多反動與反人性。自由主義的多元論思想，在「西方」的概念上，比我們所想的要新一點，而事實上也可以用在西方自己的堅決戰士身上。——克里斯多夫·希鈞斯 (Christopher Hitchens)，《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 年度選書 (加拿大)

◆關於薩繆爾·杭亭頓廣為人知的「文明衝突論」得以出版是最好的事情之一……布魯瑪和馬格利特能夠涵蓋的資料，令人驚訝地廣泛。——尼爾·弗格森 (Neil Ferguson)，《每日電報》(Daily Telegraph)

◆開創性的……讀者不從這本書裡學到一些東西是很難想像的。——羅勃特·爾文 (Robert Irwin) · 《獨立報》 (*Independent*)

◆一本重要著作……出色地完成。——喬治·沃登 (George Walden) · 《每日郵報》 (*Daily Mail*)

◆雄心勃勃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本好書。——菲利普·巴比 (Philip Bobbitt) ·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一個開創和精闢的研究。——諾埃爾·馬爾科姆 (Noel Malcolm) · 《星期日電訊報》 (*Sunday Telegraph*)



# 目次

第一章	對西方的戰爭	13
第二章	西方城市	27
第三章	英雄與商人	71
第四章	西方的心智	101
第五章	上帝的憤怒	131
第六章	革命的種子	175
註釋		191
譯名對照表		197



# 第一章 對西方的戰爭

一九四二年七月，也就在日本轟炸停泊於珍珠港的美國艦隊，以及打敗在東南亞的西方勢力的七個月之後，一群優秀的日本學者與知識份子聚集在京都舉辦一場會議。有一些是所謂浪漫團體的知識份子；其他的是佛教／黑格爾京都學派的哲學家。他們所討論的主題是「如何克服現代。」<sup>[1]</sup>

這個時候正是國家主義熱情高漲的時代，而且出席此次會議的知識份子，或多或少都是國家主義者，但說也奇怪，發生在中國、夏威夷或東南亞的戰爭，卻鮮少被提及。至少這些參加者其中之一，從馬克思主義者轉為熱情的國家主義者的林房雄，他後來寫道，對西方的攻擊，令他歡欣鼓舞。甚至當他在嚴寒的滿州，聽到這個消息之時，感覺卻好像烏雲消散而露出清澄的夏空一般。無疑地，類似的情緒也發生在他許多同僚身上。不過，戰爭宣傳並非是可以公開的會議重點。這些人——文學浪漫主義者和哲學家一樣多——早在攻擊珍珠港很久之前，就對如何克服現代產生興趣了。他們的結論，已達到足夠的一致性可為政治所用的程度，很適合做為日本領導下的亞洲新秩序的宣传，可是，這些知識分子深怕被稱為宣傳者，因為他們是思考者，不是受

僱的文人。

「現代」在許多狀況下是個靠不住的概念。一九四二年的京都，就像二〇〇一年的喀布爾或喀拉蚩一樣，它意味著西方。然而西方幾乎就像現代一樣，很難以理解。日本的知識份子對於他們所反抗的東西，有著強烈的感覺，不過想要把它定義出來，卻又有些困難。有人認為，西化像是一種病症，它影響了日本的精神。另有人說，「現代的事物」是「歐洲的事物」。有非常多的談論，是有關粉碎東方精神文化之整體性的、有害的專業知識。科學受到指責，而且資本主義，與吸收進日本社會的現代技術，與個人自由及民主的觀念，也都一樣。所有這些都必須被「克服」。一個名為津村秀夫的電影評論家痛責好萊塢電影，同時讚揚蘭妮·萊芬斯坦\*有關納粹群眾大會的紀錄片，這與他關於如何放棄一個強大的國家社群的想法，更為類似。在他的觀點裡，反抗西方的戰爭，是一場反抗建立在猶太金融資本主義力量上的「有害的唯物

\*編註：蘭妮·萊芬斯坦 (Leni Riefenstahl)，德國最具爭議的女導演。一九三四年執導納粹黨代表大會紀錄片《意志的勝利》，一九三六年拍攝柏林奧運紀錄片《奧林匹亞》。



主義文明」。所有的人都同意文化——亦即，傳統的日本文化——是精神性的且深奧的，反之，現代的西方文明是淺薄、無根、破壞創造力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像冰冷的機械一樣。如果一個整體的、傳統的東方，團結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下，溫暖的有機社群的精神健康，將得以恢復。如同一位與會者所說的：此一奮鬥乃是介於日本的血液與西方的知識之間。

就那時的亞洲人來說，甚至直到今天，在某個程度上，西方仍然意味著殖民主義。從十九世紀起，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受到屈辱之時，讓日本人明白了國家的生存，實有賴於仔細研究並仿效那些帶給西方殖民勢力廣大利益的觀念與技術。日本自一八五〇年代起到一九一〇年代所從事的激烈改變，是過去任何一個偉大國家不曾做過的。明治維新（一八六八—一九一二）的主要口號是，文明開化——換言之，西方的文明與啓蒙。日本知識份子渴望地吸收從自然科學到文學現實主義的西方的每一件事。歐洲服裝、普魯士憲法、英國海軍戰略、日耳曼哲學、美國電影、法國建築，還有更多更多，都被接受與採用。